

## 『历朝捷录』的书志学考察

苗凯悦\*

### 【目 录】

- |         |          |
|---------|----------|
| 1. 前言   | 3. 版本及特征 |
| 2. 时代背景 | 1) 版本    |
| 1) 体裁特征 | 2) 特征    |
| 2) 盛行   | 4. 结语    |
| 3) 查禁   |          |

### 【摘要】

『历朝捷录』是明代顾充编纂的一部纲鉴体史著，记载了东周威烈王至宋帝昺一千七百余年历代帝王的治迹。该书体例上虽模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但内容叙述上更加精简。所以一经发行便得到读者青睐，特别是对科举的初学者尤为便利。该书版本非常多样，除顾充编纂的原本外，还衍生出各种补编本和评注本。然而，在清朝严格的禁书政策之下，『历朝捷录』及衍生出的诸版本屡遭查禁，但仍有部分版本流传至今。笔者调查了现存相关版本，并以『历朝捷录大成』二卷，『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新刻余賡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历朝捷录』十二卷，『历代捷录』八卷，共九个版本为中心，分析了各版本的构成及特征，目的在于为读者的版本选择上提供参考。

【关键词】顾充；历朝捷录；纲鉴体；禁书；版本史。

\*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 韩国学大学院 古文献管理专业 博士课程 (1578650662@qq.com)。

## 1. 前言

『历朝捷录』是明代顾充(1535-1615)编纂的一部纲鉴体史著,所谓‘纲鉴体’即融合了‘纲目’和‘通鉴’两种方式的史书体裁。该书记载了东周威烈王(前425-前402在位)至宋帝昺(1278-1279在位)一千七百余年,历代帝王的世系和治迹。编纂体例上,顾充虽模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而语言叙述上更加精简,全篇共计三万余言。当时,读者对此类以简短的方式来概括中国史的著作有着大量需求,特别是对准备科举考试的初学者尤其便利,所以此书一经发行便得到读者青睐。顾充编纂的原本在内容上起于东周威烈王止于宋帝昺,由于威烈王之前以及宋帝昺之后历史记载的空白,此后出现了多种补编本和增订本。不仅如此,各种评注本也纷纷登场。因此,该书及其衍生本版本种类十分多样。

然而,在清朝严格的禁书政策之下,『历朝捷录』及衍生出的诸版本屡遭查禁。究其根本,该书在论述北宋末期史事时,曾用到“女直以满万之众,藉百胜之势,腥我天地,掠吾牛毛”,“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贪狼也,其捷猱猫也”等语句,笔者认为这些对女真及金朝的“大肆诋毁”是本书被清廷查禁的重要原因。其次,清代禁毁书标准有中,有一项便是查禁是使人怀念明朝,从而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作为本书的续编部分——『明朝捷录』,曾一度被合刊到顾充的『历朝捷录』中,也当为被查禁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清代‘陈希圣诬告邓謏收藏禁书案’中也涉及到了『历朝捷录』,陈希圣对邓謏心存嫌隙,见查缴书籍甚是严格,意图借端诬陷报复,遂捏称邓謏购藏禁书。由此案可知,本书也曾一度沦为了报复他人之工具。

虽然受到清朝禁书政策的影响大部分版本惨遭禁毁,但仍有部分流传至今。这为古籍出版文化史,版本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接近途径。但现阶段关于『历朝捷录』的专题研究还稍有欠缺。沈俊平在「明中晚期坊刻制举用书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应」<sup>1)</sup>中,考察当时在坊间较为常见的制举用书类型时,曾提到『历朝捷录』系列图书。随后沈俊平在「清代坊刻考试用书的影响与朝廷的回应」<sup>2)</sup>中,分析因政治忌讳而遭禁的明代出版考试用书时,再次提及『历朝捷录大成』、『捷录大全』、『捷录全本直解』、『捷录真本』、『捷录法源旁注』等。此外,当代西欧著名汉学家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在「明末的通史著述——纲鉴体史著谱系」<sup>3)</sup>中,论述纲鉴文本的三种亚型时,曾以黄道周的『精刻补注评解

1) 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举用书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应」,『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

2) 沈俊平,「清代坊刻考试用书的影响与朝廷的回应」,『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4期,2012。

3) 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代國慶譯,陳妍容校,「明末的通史著述——綱鑑體史著譜系」,『世界漢學』,第15卷,2015。

纲鉴历朝捷录』为例，阐述了纲鉴文本摘要的特点。顾充的『历朝捷录』一经发行，便得到读者的青睐，版本非常多样，但诸版本在内容及构成上有何特点，上述论文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反应。因此，笔者试图对诸版本的内容及构成进行梳理，总结各版本的特点，目的在于明示该书的价值，为读者在版本的选择上提供参考。

笔者调查了现存相关印本，并以①明万历十二年（1584）定海学宫刻本『历朝捷录大成』二卷，②明周昌年增补，周文焕刊行的『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③明钟惺等增补，陈继儒汇参的『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④『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⑤明王家植作评，张瑞图作注的『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⑥明李廷机重订，熊冲字刊行的『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⑦明张四知、李良翰补撰，崇祯十二年（1639）人瑞堂刊行的『新刻余赓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⑧明屠隆、周昌年补辑，徐士俊笺释并补，汪淇参定的『历朝捷录』十二卷，⑨朝鲜王朝刊行的『历代捷录』八卷为中心，分析了各版本的内容及特征。并以各版本正文的纲部分，即以大字刊行部分的异同为基准，将上述版本大致分为了三个系统。

## 2. 时代背景

### 1) 体裁特征

『历朝捷录』是明代顾充（1535-1615）编纂的一部纲鉴体史著。该书以历代帝王为序，大致按年代顺序讲述了周秦至南宋一千七百余年间的政事。全书“以兴衰之判者分篇，以关捷之大者论世，以媿愿之较著槩人，以经史子集、山川物志缀语，以『玉篇』、『国韵』考字，释为篇二十有一，引用诸书，凡二百八十五种，校注名公，凡五十余人，计三万余言。”<sup>4)</sup>此外，部分版本中还收录了关于三皇五帝至周纪的记载、『元朝捷录』以及『明朝捷录』，皆为后代学者所补遗。

关于『历朝捷录』的作者顾充，『上虞县志校续』的「列传」中有如下记载：“顾充，字仲达，一字回澜。父吉，诸生，笃学善文，和易端亮，恒以不愧形影为训。充好古绩学，尤邃于史。隆庆丁卯荐于乡，任镇海教谕，兼摄定海，弟子多乐其教。万历戊戌，大司寇萧大亨摄枢筦，以充总司厅务，相见恨晚，声望愈蔚，名流推服。终南京都水司郎中。著有『字义总略』，『古隼考略』，『历朝捷录大成』行世。”<sup>5)</sup>

4) 李上知，「书历朝捷录大成叙」。

5) 储家藻，『上虞县志校续』，卷十，「列传六」，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吕思勉(1884-1957)在『史籍与史学』中说道,“论纂辑,自以『通鉴』为精,论体裁,实以『纲目』为便,此亦史体之进步,不可不知”。『资治通鉴纲目』和『资治通鉴』并称为两通鉴,明清时期的学者将据此而编纂的简单历史书叫做纲鉴。<sup>6)</sup>所谓纲鉴体即融合了‘纲目’和‘通鑑’两种方式的史书体裁。纲目体作为编年体的一个变种,始于南宋朱熹(1130-1200)。朱熹曾以纲为提要,目为叙事,纲仿『春秋』,目仿『左传』,编纂了『资治通鉴纲目』。在记事上以时年为序,每记一事皆以‘凡’发之,首列提纲,即‘纲’部分,次列解析,即‘目’部分,纲为大字,目为小字,纲简而目繁。通鉴体则源于史书的编年体,北宋司马光(1019-1086)的『资治通鉴』发行后,各类通鉴体及其衍生出的相关题材著作开始接连登场。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首编‘丛目’,按照年月日顺序来进行史料的采集和排列,次作‘长编’,即对从目中所罗列的史料进行初步的整理、鉴别及修正,之后根据‘长编’所载内容,进一步考其同异,抉择去取,考实删定,修改润色,最终总其成。司马光建立了一套崭新的编年体通史体例,这为后世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借鉴。<sup>7)</sup>顾充的『历朝捷录』将『通鉴纲目』和『资治通鉴』的记述方式融为一体,达到了“叙事则繁而不失赘,简而不失之遗”的效果。

## 2) 盛行

明代陈埭(1502-1588)在其所作序文「历朝捷录大成叙」中称:“古虞回澜顾君,胸具武库,笔驾文星,博极群书,有『历朝捷录』之作。其叙事则繁而不失赘,简而不失之遗。其取意则褒而不失之徇,贬而不失之刻,非事核而辞严者乎?可以谓之事辞胜矣。”沈一中(1595前后在世)在「历朝捷录大成序」里写到:“予观先生『捷录』,奉读数过。昭代正统,若珠联璧合,超越班马。属辞比事,若雕龙吐凤,颀颀苏王。且予夺刑赏,若老吏断案,壁削山岳。富丽奇芬,若云锦天葩,较轶今古。历代帝王霸业,汗牛充栋之史,一目别色。先生之文大有功于前人,岂直辉煌一身一世已哉?容焉而蹶泰山之高,瞬息宇宙。操舟而历龙门之险,沟浍江淮。先生其几矣”。

顾充的『历代捷录』在体例上承袭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文字叙述上却更加精简,区区三万余言便讲述了东周到南宋一千七百多年间的荣辱兴衰。此书一经发行,便得到读者的青睐。古吴陈长卿刊行的『历朝捷录大全』编题面上,有下面一段记录:“『捷录』一书,创自廻澜先生。一时脍炙人口,但流传已久,字迹磨灭。而翻刻诸编,尤属臆行删定,于先生字句章法,毫厘千里。兹搜原本,精刊自盘古以及明,汇为一集。诚为史家之腋白,后学之指南,识者辨之。”由此可知,读者对此类以简短的方式来概括中国史的著作有

6) 周佳榮,『中華國學讀本』,中華書局,2018, p. 110。

7) 时保吉,『『资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殷都学刊』,第3期,2001, p. 40。

著大量的需求。

『历朝捷录』之所以脍炙人口，与明末的科举考试制度有很大关联。在明末的科举考试中，除了对‘四书’、‘五经’进行阐释的八股文之外，历史亦是科举考试中的必考题之一，它通常作为‘策问’中的一部分。策问通常依据经史中的问题来拟定，并以此来阐释‘经史时务策’。当考生们备考时，他们会花费大量时间来学习历史。此外，大部分的‘策问’并非学术所关注的对象，而只是士子们准备的一篇历史论文，以阐释试题中出现的制度、经典、防洪、地方治理等问题。<sup>8)</sup>由于本书对历史做了简洁明了的概要，甚便后学记诵读，对初学举子业务的士子尤其便利，沈津说它乃为习举业者而设。<sup>9)</sup>本书记述的特点，使之成为应试参考资料成为可能。

### 3) 查禁

古代书籍被禁毁的原因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出于政治原因，二是出于道德原因，三是出于个人原因。<sup>10)</sup>历代为了维护其统治都会实行禁书政策，而清朝则是中国历史上最积极推行禁书政策、努力禁锢思想的时期，尤其是清初，所谓康、雍、乾三世，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sup>11)</sup>清代禁毁书标准有4个：①对清朝统治不利，侮辱满族。②使人怀念明朝，从而不利于清朝的统治。③与程朱理学相抵触，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④被处罚者的著作，或书中引用了被处罚者的姓名，或认为著作观点悖逆等。实际执行中，很多书被牵强附会地列为禁毁书。<sup>12)</sup>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收录的「查缴各省咨会应毁书目清单」则详细的反映了『历朝捷录』及其衍生书籍的查禁情况。作为查禁对象，“『捷录大成』系顾充原本，陈继儒参订。计二十九部，一百五十六本。又十二部，不全，四十五本。『历朝捷录』系钟惺等编著。计八部，三十六本。又二部，不全，八本。『捷录真本』系顾充原本，周昌年参订。计三部，十四本。『捷录全编』系陈继儒订。计七部，四十三本。又一部，不全，二本。『捷录大全』系钟惺著。计十六部，九十七本。又一部，不全，五本”<sup>13)</sup>，皆在其中，而且数量不少。另外，「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中也有相关记载。具体如下：“『历朝捷录大成』明顾充

8) 鍾鳴旦 (Nicolas Standaert), 代國慶 譯, 陳妍容 校, 「明末的通史著述——綱鑑體史著譜系」, 『世界漢學』, 第15卷, 2015, p. 54.

9) 沈俊平, 「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 『漢學研究』, 第27卷第1期, 2009, p. 154.

10) 정옥근, 「중국 禁書의 時代 別 원인과 특징 (1) - 秦나라에서 魏秦南北朝를 거쳐 隋나라의 금서」, 『중국학』, 제28집, 대한중국학회, 2007, pp. 196-197.

11) 沈俊平, 「清代坊刻考試用書的影響與朝廷的回應」,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4期, 2012, pp. 70-71.

12) 「清代禁書」词条, 故宫博物院, <https://www.dpm.org.cn/Home.html> [2022. 03. 11.].

13) 佚名, 『纂修四库全书档案』, 七六七, 「山东巡抚国泰奏缴应毁违碍书籍板片折」, 附二, 「查缴各省咨会应毁书目清单」。

撰，周昌年订。『捷录大全』明顾充撰，周昌年订。『捷录全本直解』明顾充撰，周昌年订”，“『捷录法原旁注』即『捷录大成』改名，『捷录真本』亦即『捷录大成』改名，『历朝捷录全编』即『捷录大全』改名。『历朝捷录旁训』亦即『捷录大全』加以旁训”，“『通鉴补要』即『历朝捷录』改名。”<sup>14)</sup>由此可知，本书的名目多样，但即使如此，仍依旧难逃查禁之祸。

而本书之所以被严格查禁，与其内容有很大关联。因为在对北宋末年的记载中，有不少对女真和金朝的“大肆污蔑”之词。例如，“自貽伊戚耳，钦宗身值式微，南朝无人，女直以满万之众，藉百胜之势，腥我天地，掠吾牛毛，蠶食鲸吞，大肆需索，嘻笑而来，饱满而去”，“抑孰知金人之暴虎也，其贪狼也，其捷猱猫也，非我族类，阴狡叵测，欲以结其欢而寝其侮，其可得乎？古有之曰，鼠恩壁，壁不恩鼠，金人不恩宋矣”等。“清朝诸帝对金朝及金代女真人有较强的民族认同。并且，出于维护金朝及清朝形象的考虑，乾隆朝时清廷对涉及金朝的史书和曲本作了全面的搜集和删改。”<sup>15)</sup>所以，笔者认为北宋末关于女真、金的记载冒犯到清朝统治者，是本书被禁的重要原因。其次，由于顾充编纂的『历朝捷录』未记载东周威烈王之前和宋帝昺之后的历史，因此之后出现了各种补编本。其中明代周昌年和李良翰等人都续纂过『明朝捷录』，这些不同版本的『明朝捷录』曾被添附到顾充的『历朝捷录』中一同刊行出版。而清朝严禁使人怀念明朝，从而不利于清朝统治的书籍。笔者认为这也是被查禁的原因之一。

此外，清代‘陈希圣诬告邓謏收藏禁书案’<sup>16)</sup>中也涉及到了『历朝捷录』。案件发生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一月三十日，安福县生员陈希圣向官府禀告，邓謏不法收藏『登坛必究』、『管窥辑要』、『历朝捷录』、『留青新集』等书，并恳请将其查办。官府随即赴邓謏家中搜查，除寻常书籍外，只有『万宝全书』残页三本、『新增象吉备要大通书』不全五本、『新增故事琼林』即『幼学须知』二本、内刊天文地理等图、抄录日课六页、『百将传』不全一本、应行摘毁之『古文觉斯』八本等，并无陈希圣所言『历朝捷录』、『留青新集』之类的朝廷严禁之书。经审问得知陈希圣对邓謏心存嫌隙，见查缴书籍甚是严格，意图借端诬陷报复，遂捏称邓謏购藏禁书。最终陈希圣因诬告之罪，官府对其做出‘死罪未决杖一百，流三里加徒役三年定地解配，折责摆战后安置’的处决。由此案件可知，清朝严格的禁书政策下，『历朝捷录』也曾沦为谋害他人的工具。

14) 姚觐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清光绪刻咫进斋丛书本。

15) 邓涛，「清朝皇帝的“金朝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2021。

16) 上海书店出版社，『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第四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pp. 236-238。

### 3. 版本及特征

顾充的『历朝捷录』一经发行，脍炙人口，刊本众多。由于顾充编纂的版本仅论述了东周威烈王至宋帝昺间的史事，所以随后便有学者为其补编了上古纪到东周纪、元纪以及明纪。补编部分因编纂者的不同内容各有差异，这些补编的部分也被添附到顾充的『历朝捷录』并一同刊行。此外，明朝史论兼备者众多，先后有多人为这部『历朝捷录』做了评注。因此，该书的版本和书名呈现出多种多样的特点。根据『中国古籍总目』，不同书名的版本达30余种。<sup>17)</sup>本章将以笔者所调查的①明万历十二年（1584）定海学宫刻本『历朝捷录大成』二卷，②明周昌年增补，周文焕刊行的『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③明钟惺等增补，陈继儒汇参的『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④『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⑤明王家植作评，张瑞图作注的『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⑥明李廷机重订，熊冲字刊行的『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⑦明张四知、李良翰补撰，崇祯十二年（1639）人瑞堂刊行的『新刻余赓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⑧明屠隆、周昌年补辑，徐士俊笺释并补，汪淇参定的『历朝捷录』十二卷，⑨朝鲜王朝刊行的『历代捷录』八卷为中心，按版本别依次对其内容及构成等进行考察，总结各版本的特点。具体如下：

#### 1) 版本

##### (1) 『历朝捷录大成』二卷

与名目‘历朝捷录大成’相关的版本有明万历十二年（1584）定海学宫刻本、明张国玺刻本、吴门王公元刻本、明崇祯间刻本、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顾芳宗刻本等十一种。<sup>18)</sup>笔者以定海学宫刻本为例，对该书的内容和构成及编纂等作了如下分析：

该版本的表纸书名为‘捷录大成’，卷首题为‘刻历朝捷录大成’。卷首前收录了李齐芳（生卒年不详）的「历朝捷录序」，杨起元（1547-1599）的「历朝捷录大成序」，罗万英（生卒年不详）的「历朝捷录大成叙」等，共十二篇序文。其后依次为凌云鹏（生卒年不详）的「历朝捷录大成凡例」、「历朝捷录大成引用出处考证目录」、参与校阅人员名单、目录、正文。其中，人员名单后，刻有刊记‘万历甲申季夏穀旦，亲刻于定海学宫’，由此可知，该版本为明代著名书坊定海学宫所刻。<sup>19)</sup>全书共两卷四册，版式上，边框为左右

17) 中国古籍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史部」，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pp. 467-470.

18) 中国古籍编纂委员会，上揭，p. 467.

19) “『丛刊』所选书目在版本上有刻本、稿本及抄本。其中不少是历代版本学家、藏书家所称道的精

雙邊，半頁7行，每行18字，小字雙行，字數相同，上書口刻有‘捷錄大成’，版心的魚尾為上中下下向白魚尾。

根據本書的目錄，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分別為：「東周七國後秦總論」（東周威烈王至秦王子嬰），「漢總論·上」（西漢高帝至孺子嬰），「漢總論·下」（東漢光武至蜀漢後帝），「晉朝總論」（武帝至恭帝），「劉宋總論」（武帝至順帝），「蕭齊總論」（高帝至和帝），「蕭梁總論」（武帝至敬帝），「陳陳總論」（武帝至後主陳叔寶），「楊隋總論」（文帝至恭帝，附「南北朝總略」），「宋齊梁陳隋總論（前五代總論）」，共十篇。下卷分別為：「唐總論·上（高祖至玄宗）」，「唐總論·下（肅宗至昭宣帝）」，「後梁總論（太祖至均王）」，「後唐總論（晉王至明宗）」，「後晉總論（高祖）」，「後漢總論（高祖至隱帝）」，「後周總論（太祖至恭帝）」，「梁唐晉漢周總論（後五代總論）」，「宋總論·上」（太祖至欽宗），「宋總論·下」（高宗至帝昺），「漢唐宋總論」，共十一篇。從東周威烈王至南宋帝昺，共一百二十七位帝王，歷經一千七百六十六年，全書共二十一篇，記述共用三萬八千九百六十七字。

根據本書的凡例，該書記載始於東周止於南宋。之所以三代之外無所涉及，是因為承襲朱熹的『資治通鑑綱目』。其次，三國時期的曹魏、孫吳並非正統，所以本書只記載了蜀漢部分。另外，由於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對五代時期的記載不完備，所以顧充在編纂本書時相對着重論述五代，反映五代時期的內容較之漢唐宋更為具體。不過由於獲取資料的有限性，不可避免有部分無法論及的地方。

本書在編纂時引用了大量書籍，並且對文獻的引用形式多樣，主要有7種類型。①有以『資治通鑑綱目』本文用者，②有以據實用者，③有以援古用者，④有以後事用者，⑤有以借意用者，⑥有以變文用者，⑦有以斷章取義用者。本書除用『通鑑綱目』本文外，還採集各種古典。偶遇句下備注或少加釋意中有出處未明或考證不及的情況，作者也未曾附會。如遇出處有兩見者，大部分情況根據其中之一書寫。書中的褒貶之詞悉仿前代賢人，即使其中有添附作者的己見的地方，也大致與前人無差。

此外，書中的用字多講求依據，並很少涉及到疑難雜字。解釋或者發音與俗字不同的情況，毫厘必辨，皆考自『玉篇』、『洪武正韻』等書。書中句義在傳習過程中發生訛誤的情況，書中詳加注釋。例如，‘太息，太息誤’，‘僕射，如字非夜’等。字義有來歷的情況，當從之。如‘苻堅，從卅付’，‘綱目夷狄之狄，從翟’，‘漢朝用雒陽，各朝俱用洛陽’等。字有兩釋兩用的情況，兩種都採用。例如‘冒頓，一音墨特，一音沒突’，

品，當時著名的刻書家尹耕、谷中虛、李文藻，與著名的刻書坊如明代的劉氏慎獨齋、定海學宮、停雲館等，清代的生生堂、紅樹樓、古愚山房等所刻書，均有收錄。”（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北京市文物局圖書資料中心藏古籍珍本叢刊』圖書簡介，北京市文物局，<http://wwj.beijing.gov.cn/bjww/1718401/index.html> [2022.03.11.]）。由此可知，定海學宮為明代著名書坊。



‘洪恣，一音泰染，一音腆燃’，‘版盪，或作板荡’等等。

## (2) 『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

国家图书馆（台湾）收藏的明刻本『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同样也是只含顾充编纂部分的版本。该版本的表纸书名为‘重刻历朝捷录’，卷首前依次载有俞明时（生卒年不详）的「历朝捷录序」、「重刻音注历朝捷录目录」、「凡例」。版式上，边栏为四周单边，半页9行，每行22字，注文为小字双行，字数相同，版心处为白口，鱼尾为上下向黑鱼尾，版心上书口记‘捷录’。内容上与上述定海学宫本『历代捷录大成』大致相同。该版本全书共分四卷，卷一为东周纪至蜀汉纪，卷二为晋纪至隋纪，卷三为唐纪至后周纪，卷四为宋纪。但是该版本在原文上，跟定海学宫本存在差异。以「东周七国后秦总论」的大字纲部分中的一段为例，定海学宫本中的记载为“昔者昊天有成命，下武维周，成王定鼎，以休姬德，幽厉昏而板荡怒，平西微而西轍东，陵夷至于威烈之际，泯泯棼棼，如嬴病废之人，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而已。三晋狂喉逆翼，吞噬飞翔，弁髦其君，瓜分其国，固王法多不贯者。周天子不能讨，已失大司马九伐之法矣，而又命为诸侯以宠秩之。”而该版本中的记载则为：“周自西轍转东，而王迹扫地，陵夷至于威烈之际，泯泯棼棼，么么日甚，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以为九鼎之主而已。三晋强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国，固王法所不贯者。周天子不能讨，已失大司马九伐之法矣，而又命为诸侯以宠秩之，是何异于开门而揖盗乎？”虽然两个版本在内容上大致相同，但该版本叙述上相对更加精练，所以后代的各种评注本的纲部分大都与该版本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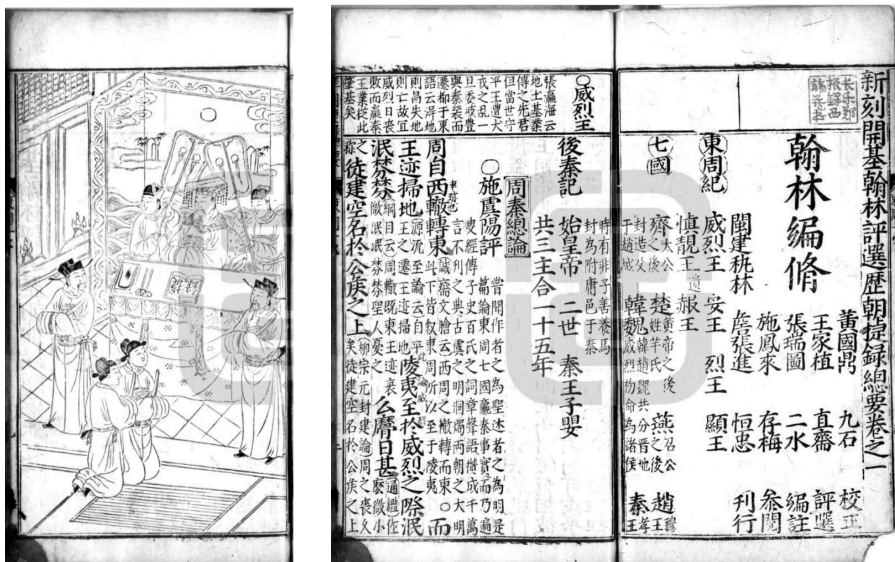
## (3) 『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

『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为顾充编纂原本的基础上，明王家植（？-1610）评选，张瑞图（1570-1644）编注的版本。以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储贤馆詹恒忠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刻本为例，分析如下：

构成上，卷首前依次载有琅琊王世贞（1526-1590）的「顾历朝捷录序」、「百家评林捷录总要目录」、「凡例」、「捷录引用诸书考证」，且每卷卷首前均刊有插图。卷首题后刊有“黄国鼎九石校正，王家植直斋评选，张瑞图二水编注，施凤来存梅参阅，詹张进恒忠梓行”的字样。卷末刻有刊记“万历岁次著雍涒滩，夷则吉旦书于潭阳，储贤馆詹恒忠梓行”。全书共四卷，卷一讲东周至西汉，卷二讲两晋至前五代，卷三讲唐朝至五代，卷四讲宋代。正文版面分为上下两栏，上记帝王庙号或谥号及相关注解等，下载原文和评注。每篇开头先收录名家评论，后载原文。例如，「周秦总论」的开头先附施虞阳的评论，「西

汉总论」先载李九我的评语等。版式上，边栏为四周双边，无行界线，下栏字数为半页10行，每行20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版心处为白口，鱼尾为上下向黑鱼尾。

<图1>『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书影<sup>20)</sup>



#### (4) 『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

『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为顾充编纂原文的基础上经明代周昌年（生卒年不详）补编之版本。以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收藏的明代刻本为例，分析如下：

表纸书名为‘历朝捷录’。编题面书名为‘镌周景鹤增订历朝捷录全编’，中间刻有‘周衙藏板，不许翻刻’的字样。卷首前依次收录了李腾芳（1573-1633）的‘历朝捷录全编序’、‘凡例’。根据卷首题面“楚景鹤周昌年著，金陵玉印周文焕藏版”的记录，可知本书为明代周文焕刊行本。周文焕，字玉印，号如泉，曾主持过著名的万卷楼书坊，除本书外，周文焕还刊行过『新刊医林状元济世全书』、『新刻天下四民便览万宝全书』等。<sup>21)</sup>该版本版式上，边栏为四周单边，半页10行，每行21字，小字双行，字数相同，版心处为白口，鱼尾为上下向黑鱼尾。

本书与顾充编纂的原文略有不同，首先顾充的『历朝捷录』由于继承朱熹所编『通鉴纲目』之意，内容始于东周威烈王，三代以上无所涉及。本书将记载时间上限上溯至更为久

20) 图片出处：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善本书号：15842）。

21) 许振东，「周文炜家族的早期刻书及其关系」，『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2016，pp. 30-31。

远的年代，如凡例中所言：“三代而上，辰放诸氏，凡有治迹者，悉记其事。三代而下，即无治迹者，亦悉著其号，盖不欲以阙略而益阙略也”。此版本追加收录了三皇纪、五龙纪、摄提纪、合雒纪、连通纪等十纪的二百二十七万四千二百四十九年，夏十七世四百五十八年，商二十八世六百四十四年，西周和东周三十八世八百七十三年记载。再者，顾充的『历朝捷录』以汉族为正统，关于南北朝时期只记载了南朝未涉及北朝，收录了宋代而未论及同一时期的辽、金、元。因此，本书在宋朝之后添加「附元略」，以补记载之阙。除此之外，周昌年专门续写了『皇明捷录』，内容上始于太祖高皇帝止于穆宗，共十二世。全书被分为元、亨、利、贞四卷，其中亨卷和利卷又各分为上、下两卷。元卷论述了盘古至夏商周三代，亨上卷论述了东周至蜀汉，亨下卷论述了晋至杨隋，利上卷论述唐至郭周，利下卷收录了「梁唐晋汉周总论」、宋纪以及「汉唐宋总论」，贞卷收录了「附元略」和『皇明捷录』。

#### (5) 『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

『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是在顾充『历朝捷录』的基础上，经明代钟惺（1574-1624）、屠隆（1542-1605）、周昌年补编，陈继儒（1558-1936）考定，王公元（生卒年不详）刊行的版本。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为例，分析如下：

该版本无表纸书名，编题面的书名为‘顾回澜先生历朝捷录大成’，卷首前依次收录了钟惺的「原序」、「引用群书考证」、「凡例」。全书共四卷，卷一讲盘古至东汉，卷二讲晋至唐，卷三讲后五代至宋，卷四讲元、明。屠隆在上述周昌年所编纂「附元略」的基础上，增补了「元主姓名谥号」、「元帝谥号」、「总论上」、「总论下」，即该版本中所收录的『元朝捷录』。此外，周昌年编纂的『皇明捷录』论述了明太祖到明穆宗共十二世，钟惺以此为基础，进行了增补，使之止于到明光宗，共十四世，名为『增订明捷录大成』。

如本书「凡例」中所言“然初学者未涉全史，三皇五帝之略，不可不明。况昭代列圣仁心仁政，为法万世，存而不彰，尤为缺典。兹特搜探备载，名为大成，庶几古今事迹无遗憾云。”本书也将时间上限上溯至盘古时期，下限则截止到明代光宗。此外，本书对字法、句法以及章法中有助于科举考试的部分做了标出，目的在于便于读者熟读。再者，书中遇到‘帝王盛举’及‘古今快心之事’时，则不禁赞赏并浓加圈点，以自托于『春秋』的善善之意。版式上，边栏为四周单边，半框的大小为18.8×11.8cm，半页八行，每行十八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同，版心处为白口，无鱼尾，眉端刻批。

#### (6) 『新刻余麋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

『新刻余賡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由顾充的『历朝捷录』四卷，明代张四知（？-1646）的『元朝捷录』一卷及明代李良翰（生卒年不详）的『皇明捷录』二卷构成。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藏本为例，分析如下：

该版本的表纸书名为‘历朝捷录’，编题面刊有‘于庚之先生订定’，‘人瑞堂藏版’，‘皇明十五朝附纪’的字样。该版本为人瑞堂刻本，人瑞堂是明代南京地区的私人刻书坊。<sup>22)</sup>构成上，卷首前依次载有余賡之（生卒年不详）的「历朝捷录序」、「新刻余賡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目次」、「历代帝王世系图」、凡例。版式上，边栏为四周单边，半框的大小为20.9×11.6cm，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三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相同，版心处为白口，无鱼尾，眉端刻评注。全书共分为七卷。卷一为东周纪至后汉纪，卷二为两晋纪至前五代纪，卷三为唐纪至后五代纪，卷四为北宋纪和南宋纪，卷五为元纪，卷六和卷七为皇明纪。

值得一提的是收录在本版本中的『元朝捷录』。该部分由「元朝捷录凡例」、「元纪」、「胡元一统记」、「元君总论」、「元治附略」构成。元朝的太祖、太宗、定宗、宪宗虽然未曾建立国号，但张四知模仿顾充，将其按先后顺序收录在『元朝捷录』中。因为顾充撰述『历朝捷录』的时候，对西晋的司马懿和司马昭，后唐的李昌国和李克用便是采取了这样的处理方法。蒙古国刚开始并未建立国号，传至元世祖时始称元。太祖以下四君皆有开国之功，可“奈何宋皇御世，实属梗夷”。由于一直被视为异族，所以许多著作中大都不重视，但本书对此进行了论述。本书编纂上与顾充的『历代朝录』基本相同，大抵引用他文。根据凡例①有以本文用者，②有以据实用者，③有以援古用者，④有以借意用者，⑤有以变文用者，⑥有以断章取义用者。本书中引用的句子大都从简取达意。褒贬是非皆模仿先正，即使内附已见也大致无差。另外，蒙古姓名在汉语中皆有其声而无其字，比如“也先，埜先同一音也”，“塔失，达识同一音也”，“铁木儿、帖陆尔、迭木儿、帖木尔、铁睦尔同一音也”。张四知对此并未另做解释。此外，『皇明捷录』论述了明太祖至明熹宗间的治迹，历经十五世，编纂上与顾充的『历朝捷录』相似，此处不再赘述。

### （7）『历朝捷录』十二卷

『历朝捷录』十二卷为顾充编纂，屠隆、周昌年、钟惺补辑，清代徐士俊（生卒年不详）笺释并增补，汪淇（生卒年不详）参定而成的版本。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本为例，分析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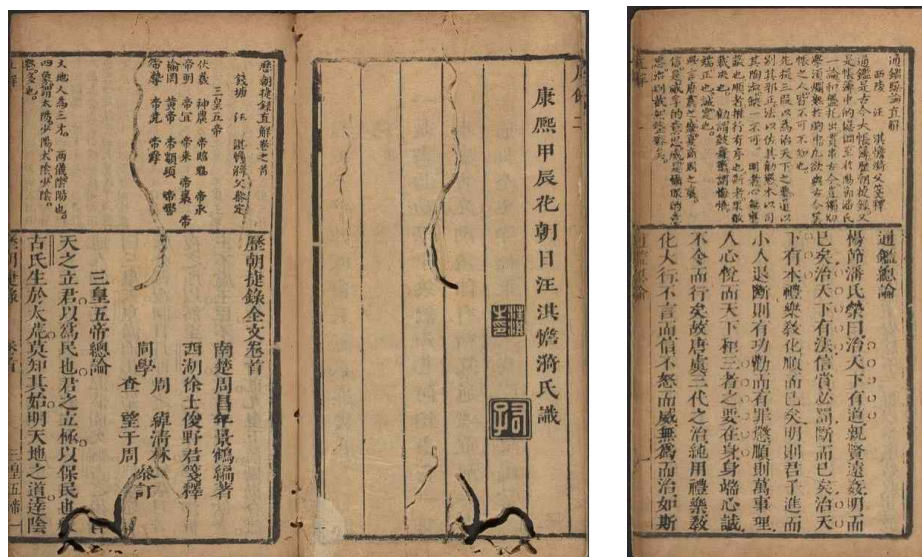
本书卷首前依次收录钟惺的「历朝捷录序」、徐士俊的「序」、「凡例」。考虑到后学每苦

22) 徐永斌，『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中华书局，2019，pp. 77-94。

前后未备，该书汇集诸本，再四订正，始于三皇五帝，终于明代。全书共十二卷，另含卷首一卷。卷首为三皇五帝和三代总论，卷一为周秦总论，卷二为西汉总论，卷三为东汉总论，卷四为晋朝总论，卷五为前五代总论，卷六至卷七为唐朝总论，卷八为后五代总论，卷九至卷十为宋朝总论，卷十一为元朝总论，卷十二为明朝总论和通鉴总论。其中，元朝部分收录了屠隆编纂的「元朝总论·上」和「元朝总论·下」。明代部分则在李良翰所纂『皇明捷录』的基础上补编了思宗朝，论述了明朝太祖至思宗崇祯，共十六世的史事。此外，末尾附「通鉴总论」一卷，附加的原因，书中作了如下解释：即“『通鉴』是古今大账簿，『历朝捷录』又是账簿中的总纲。至于阳节潘氏一论，和盘托出，贯穿古今，岂独幼学须烂熟于胸中，凡欲与古今算帐之人，皆不可不知也。”

『历朝捷录』虽便于蒙求，且注释详细，但是疏解并不清晰，终不见庐山面目。于是本书逐字逐句仔细推敲，使叙述清晰且有条理，令读者无索解之难。此外，之前的版本大多断章隔句，阅读起来略有不便。因此，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则将版式分为下、上两栏，上栏为历朝捷录直解，下栏为历朝捷录全文，上栏十六行十三字，下栏八行十七字。

<图2> 『历朝捷录』十二卷书影<sup>23)</sup>



#### (8) 『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首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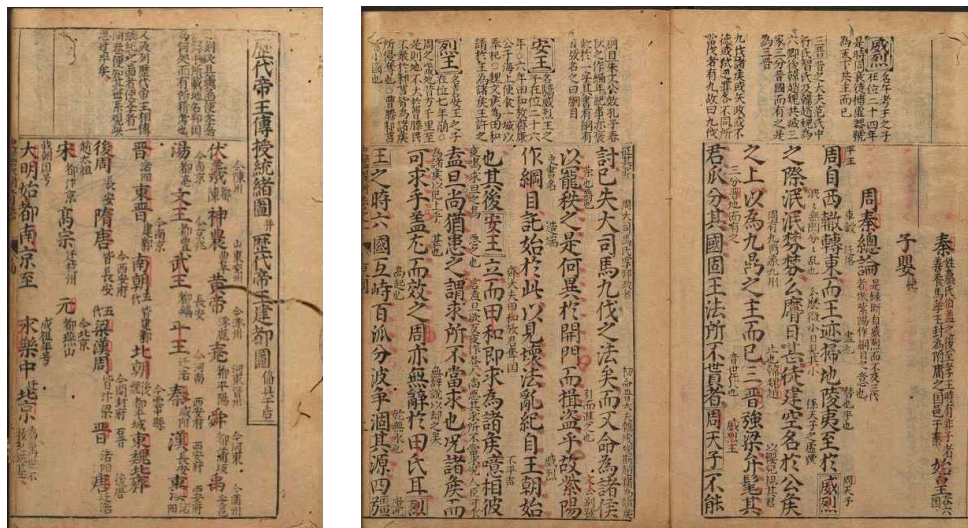
『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首一卷为顾充撰，明代李廷机（1542-1616）重订补注的版本。李廷机字尔张，号九我，明晋江（今福建晋江）人。万历十一年（1583）

23) 图片出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号：990083166070203941）。

进士第二人，官至礼部尚书、大学士，入参机务。廉洁而刚愎，为言官所参，乞归。卒谥文节。著有『易经纂注』、『易答问』<sup>24)</sup>。以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收藏的万历熊冲宇刻本为例，分析如下：

表纸书名为‘历朝捷录’，卷首前依次载有俞寅（生卒年不详）的「历朝捷录序」、「镌廻澜顾先生自序」、「镌历朝捷录史鉴提衡目录」、「凡例」。全书共分为四卷，卷首另附补遗一卷。补遗略补了三皇五帝和夏商二代及东周威烈王之前。卷一为东周纪至五代纪，卷二为唐纪至宋纪。卷三至四亡佚。版式上，边栏为四周单边，半框的大小为17.7×12.4 cm，版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刻注、评，下栏为正文。下栏半页七行，每行十七字，版心处为白口，鱼尾为上下向黑鱼尾。本书为了便于读者知其原委，不仅略著了三代之纪，还收录了‘历代帝王传授统绪图并历代帝王建都图’等各朝各帝王之间的关系图。再者，上述版本的注文部分大部分采用的是中注的方式，使得纲与纲部分间断，为了方便诵读，本书不用中注改用了旁注，旁注中解释不详者，可参考书的上栏。此外，旧刻本中的小字注文部分，有的标明出于某书但没有作注释，该版本效仿实录，对此作了删除。

<图3> 『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首一卷书影<sup>25)</sup>



### (9) 『历代捷录』八卷

『历朝捷录』发行之后，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备受青睐，后流传到朝鲜王朝并且被刊行。以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藏书阁收藏的『历代捷录』八卷为例，分析如下：

24) ‘李廷机’词条，『周易辞典』，中国工具书网略出版总库，<http://cnki55.sris.com.tw/refbook/default.aspx> [2022.03.11.]。

25) 图片出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善本书号：990077598750203941）。



该版本在顾充编纂的『历朝捷录』原文基础上，增补了周昌年的前编，后人屠龙的元纪，周昌年的明纪。表纸书名为‘历代捷录’，卷首前依次载有「历代捷录凡例」，「历代捷录全编目录」。卷之首为「潘氏总论」，即上文提到的「通鉴总论」。卷八卷末题的下面有刊有‘雍正五年丁未孟夏下澣重刊’的字样，据此和印本的印刷状态来看，推测该版本应该为1727年刊行本的后刷本。全书共三册八卷。卷一为上古纪至东周纪。卷二为东周纪至蜀汉纪，卷三为晋纪至前五代纪。卷四为唐纪。卷五为后五代纪。卷六为宋纪，卷七为元纪。卷八为皇明纪。版式上，边栏为四周单边，半郭的大小为20.0×14.8cm，半页12行，每行24字，注文小字双行，字数相同，版心处为白口，鱼尾为上下内向二叶花纹鱼尾、上下内向一叶花纹鱼尾混在。此外，美国伯克利大学东亚图书馆也收藏了一套『历代捷录』，与藏书阁藏本在字形与版式上非常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由于伯克利大学藏本笔划更加流畅，刻印相对精美，笔者认为藏书阁收藏本为伯克利大学藏本的翻刻本。

此外，还有今人刘亚伟、刘源整理的『历朝捷录校评』。该版本以上述熊冲宇刊行的『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为底本，以尊古堂刊本『纲鉴历朝捷录』为订正，重新编订定了篇目与章节。为方便读者阅读，将李廷机所作注释皆置于正文内，而其发明及引证则放于脚注处。此外，还为周秦、两汉、两晋、前五代、唐、后五代、两宋撰写了七篇补评，以补顾充未尽之意。且书有附录，收录了李廷机的补遗和顾充『历朝捷录』的正文。<sup>26)</sup>

## 2) 特征

上述版本的特征整理如下：

『历朝捷录大成』二卷和『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只含顾充编纂部分，内容起于东周威烈王止于宋帝昺，但二者原文略有不同。『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为顾充编纂原本的基础上，经明代王家植评选、张瑞图编注的版本。该版特点为正文版面分成上下两版，上记帝王庙号或谥号及相关注解等，下载原文和评注，各篇开头先收录名家评论，后载原文。

『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为顾充编纂原文的基础上经周昌年补编的版本，内容起于盘古止于明穆宗。『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为顾充原文的基础上，经钟惺、屠隆、周昌年补编，陈继儒考定，王公元刊行的版本。内容起于盘古止于明光宗。书中对字法、句法、章法上有助于科举考试的部分做了标出，目的在于便于读者熟读。另外，书中遇到“帝王盛举”及“古今快心之事”时，则赞赏并浓加圈点。

26) “『歷朝捷錄校評』：撥開歲月的風塵，讓經典重現世間”，『日間新聞』，2021.08.21，<https://www.daytime.cool/history/7690345.html> [2022.03.11.]。

『新刻余賡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由顾充的『历朝捷录』四卷，张四知的『元朝捷录』一卷，李良翰的『皇明捷录』二卷构成，其中『元朝捷录』中特别收录了元朝太祖、太宗、定宗、宪宗，『皇明捷录』起于明太祖止于明熹宗。『历朝捷录』十二卷为顾充编纂，屠隆、周昌年等补辑，徐士俊笺释并增补，汪淇参定而成的版本，元朝部分为屠隆编纂的「元朝总论·上」和「元朝总论·下」。明代部分则在李良翰所纂『皇明捷录』的基础上补编了思宗朝。并且末尾附「通鉴总论」一卷。为了方便读者阅读，该版本则将版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为历朝捷录直解，下栏为历朝捷录全文。

『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首一卷为顾充编纂，李廷机重订补注的版本。卷首前添加「历代帝王传授统绪图并历代帝王建都图」等各朝及各帝王之间的关系图。且本书不用中注改用了旁注。

此外，『历代捷录』八卷为朝鲜王朝刻本，此版本在顾充编纂的『历朝捷录』原文基础上，增补了周昌年的前编、后人屠龙的元纪及周昌年的明纪。

<表1> 『历朝捷录』及其衍生本版本整理

编号	书名	作者	内容范围	特点
1	『历朝捷录大成』二卷	明顾充纂	东周威烈王 ~ 宋帝昺	
2	『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	明顾充纂	东周威烈王 ~ 宋帝昺	原文与上版本不同。
3	『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	明顾充纂， 明王家植评， 明张瑞图注	东周威烈王 ~ 宋帝昺	绣像。版面分上下栏，上载帝王庙号或谥号及注解，下载原文和评注。总论开头先收录名家评论。
4	『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	明顾充纂， 明周昌年补	盘古 ~ 明穆宗	
5	『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	明顾充纂，明周昌年、钟惺、屠隆补，明陈继儒考定	盘古 ~ 明光宗	标出有助于科举考试的部分。遇“帝王盛举”及“古今快心之事”赞赏并浓加圈点。
6	『新刻余賡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	明顾充纂，明周昌年、张四知、李良翰补	威烈王 ~ 明熹宗	收录元朝太祖、太宗、定宗、宪宗。
7	『历朝捷录』十二卷	明顾充纂， 明周昌年、屠隆补，清徐士俊笺释增补，清汪淇参定	三皇五帝 ~ 明思宗	『元朝捷录』收录屠隆的「元朝总论上·下」。『明朝捷录』在李良翰所纂版本基础上补编思宗朝。附「通鉴总论」。版面分为上下两栏，上栏为直解，下栏为全文。



8	『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首一卷	明顾充纂，明李廷机重订	三皇五帝 ~ ?	各朝各帝王关系图，旁注。
9	『历代捷录』八卷	明顾充纂，明周昌年、屠龙补	盘古 ~明穆宗	朝鲜王朝刻本。

另外，上述版本虽均为顾充编纂的原本或以顾充原本为基础补编、评注的版本。但各版本中载有的顾充原文部分却并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三个系统，以「周秦总论」原文‘纲’部分的一段为例：

系统①：昔者昊天有成命，下武维周，成王定鼎，以休姬德，幽厉昏而板荡怒，平西微而西轍东，陵夷至于威烈之际，泯泯焚焚，如厖羸病废之人，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而已。三晋狂喉逆翼，吞噬飞翔，弁髦其君，瓜分其国，固王法多不贵者。周天子不能讨，已失大司马九伐之法矣，而又命为诸侯以宠秩之。

系统②：昔者昊天有成命，下武维周，成王定鼎，以休姬德，迨龙絜作蠹，幽用妇嬖，实亡其国，平王立而西轍转东，王迹扫地，陵夷至于威烈之际，泯泯焚焚，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以为九鼎之主而已。三晋强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国，固王法所不贵者。周天子不能讨，已失大司马九伐之法矣，而又命为诸侯以宠秩之。

系统③：周自西轍转东，而王迹扫地，陵夷至于威烈之际，泯泯焚焚，么么日甚，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以为九鼎之主而已。三晋强梁，弁髦其君，瓜分其国，固王法所不贵者。周天子不能讨，已失大司马九伐之法矣，而又命为诸侯以宠秩之，是何异于开门而揖盗乎？

上述九个版本中，『历朝捷录大成』二卷属于系统一。『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历朝捷录』十二卷、朝鲜本『历代捷录』属于系统二。『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新刻余贻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属于系统三。所以，根据各版本原文‘纲’部分原文内容上的异同，笔者认为上述九个版本大致可分为以上三个系统。

4. 结语

本论文以『历朝捷录』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了书志学考察。具体分析了本书的体裁特征、盛行与查禁情况、版本种类及版本特征。目的在于明示该书的价值，并为读者在版本

的选取上提供参考。

『历朝捷录』是明代顾充编纂的一部纲鉴体史著，讲述了东周威烈王至宋帝昺间历代帝王的治迹，全篇共计三万余言。当时的读者，特别是准备科举考试的初学者，对此类以简短的方式来概括中国史的著作有着大量的需求，特所以一经发行，脍炙人口。由于顾充编纂的原本只记载了东周威烈王至宋帝昺间的史事，此后出现了多种补编本和增订本。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各种评注本。所以，该书的版本种类十分多样。

然而，在清朝严格的禁书政策下，『历朝捷录』及衍生出的诸版本屡遭查禁。被查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内容上有对北宋末年女真及金朝的“大肆诋毁”，二是不少版本中附加了『皇明捷录』，使人怀念明朝从而不利于清朝的统治书籍在当时皆为禁书。此外，清代‘陈希圣诬告邓謏收藏禁书案’中也涉及到了『历朝捷录』，陈希圣对邓謏心存嫌隙，故意诬陷邓謏购藏禁书。由此案可知，本书也曾沦为了报复他人的工具。

虽然受清朝禁书政策的影响，大部分印本惨遭禁毁，但仍有部分版本流传至今，且各有其特点。现存的『历朝捷录大成』二卷、『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及『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都不含补编部分，内容起于东周威烈王止于宋帝昺。其中『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的特点为，正文版面分为上下两版，上记帝王及相关注解，下载原文和评注，各篇开头先收录名家评论，后载原文。

周昌年补编后的『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内容起于盘古止于明穆宗。其后，再经补编、考订后的『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内容起于盘古止于明光宗，书中还针对有助于科举考试的部分做了标出，并对“帝王盛举”及“古今快心之事”赞赏并浓加圈点。『新刻余赓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的特点为，元朝部分特别收录了太祖、太宗、定宗、宪宗，明朝部分起于明太祖止于明熹宗。『历朝捷录』十二卷的元朝部分为收录于上版本的「元朝总论·上」和「元朝总论·下」，明朝部分则在上版本的基础上补编了思宗朝，并且末尾附「通鉴总论」，该版本将版面分为下上两栏，上栏为历朝捷录直解，下栏为历朝捷录全文。

李廷机重订、补注『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首一卷的特点为，卷首前添加各朝各帝王之间的关系图，注文改用旁注。

此外，朝鲜王朝也刊行过此类书籍，即『历代捷录』八卷，在顾充原文基础上，增补了周昌年的前编，屠龙的元朝部分，周昌年的明朝部分。

虽然上述版本中都包含顾充编纂的原文，但是其原文并不完全相同，笔者通过对各版本的原文内容进行对照分析，且根据‘纲’部分的异同，将其分为三个系统。『历朝捷录大成』二卷属于一系统。『新镌增定历朝捷录全编』四卷、『新镌历朝捷录增定全编大成』四卷、『历朝捷录』十二卷、朝鲜本『历代捷录』属于另一系统。『重刻音注历朝捷录』四卷、『新刻开基翰林评选历朝捷录总要』四卷、『镌重订补注历朝捷录史鉴提衡』四卷、『新刻余赓

之先生鉴定历朝捷录』七卷属于再一系统。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历朝捷录』及其衍生本不仅在内容上满足了读者对于历史知识的需求,而其多种多样的刊本也为古籍出版文化史、版本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察途径。

## 【参考文献】

### 〈单行本〉

上海书店出版社,『清代文字狱档』(增订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

徐永斌,『明清江南文士治生研究』,中华书局,2019。

中国古籍编纂委员会,『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周佳榮,『中華國學讀本』,中華書局,2018。

### 〈论文〉

정옥근,「중국 禁書의 時代 別 原因과 특징(1) - 秦나라에서 魏秦南北朝를 거쳐 隋나라의 금서」,『중국학』, 제28집, 대한중국학회, 2007.

邓 涛,「清朝皇帝的“金朝观”」,『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2021。

沈俊平,「明中晚期坊刻制舉用書的出版及朝野人士的反應」,『漢學研究』,第27卷第1期,2009。

——,「清代坊刻考試用書的影響與朝廷的回應」,『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54期,2012。

时保吉,「『资治通鉴』——历史文献编纂学史上的丰碑」,『殷都学刊』,第3期,2001。

许振东,「周文炜家族的早期刻书及其关系」,『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32卷第3期,2016。

鍾鳴旦(Nicolas Standaert),代國慶譯,陳妍容校,「明末的通史著述——綱鑑體史著譜系」,『世界漢學』,第15卷,2015。

### 〈其他资料〉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古籍珍本丛刊』图书简介」,北京市文物局,<http://wwj.beijing.gov.cn/bjww/1718401/index.html> [2022.03.11.]

姚覲元,『清代禁毁书目四种』,清光绪刻咫进斋丛书本,中国基本古籍库。

佚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中国基本古籍库。

储家藻,『上虞县志校续』,清光绪二十五年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古籍资源。

“『历朝捷录校评』:撥開歲月的風塵,讓經典重現世間”,『日間新聞』,2021.08.21,<https://www.daytime.cool/history/7690345.html> [2022.03.11.]

## 【논문초록】

키워드 Key Words	국문	고충, 역조첩록, 강감채, 금서, 판본사				
	영문	Gu Chong, Li chao jie lu, Gang Jian Ti, Banned Books, History of editions				
<div>The Bibliographical Study of “<i>Li chao jie lu</i>”(历朝捷录)</div> <div>Miao Kai-Yue</div> <p>“Li chao jie lu”(历朝捷录) is a history book of Gangjian style compiled by Gu Chong(顾充) in the Ming Dynasty. It records the governance of the emperors of all dynasties during the 1,700 years from King Weilie of the Eastern Zhou Dynasty to Emperor Bing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style imitates Zhu Xi’s “Zi zhi tong jian gang mu”, but the narrative is more concise. Therefore, it has been favored by readers after its release. Especially it’s convenient for beginner spreparing for imperial examinations. There are many versions of this book. Among them,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version compiled by Gu Chong, various sequel versions and annotated versions have also been derived. However, under the strict banning policy of the Qing Dynasty, “<i>Li chao jie lu</i>” and its derivative versions have been repeatedly banned, but some versions are still circulated to toda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vestigated existing relevant versions, took “<i>Li chao jie lu da cheng</i>” 2 juan, “<i>Xin juan zeng ding Li chao jie lu quan bian</i>” 4 juan, “<i>Xin juan zeng ding Li chao jie lu quan bian da cheng</i>” 4 juan, “<i>Chong ke yin zhu Li chao jie lu</i>” 4 juan, “<i>Xin ke kai ji han lin ping xuan Li chao jie lu zong yao</i>” 4 juan, “<i>Juan chong ding bu zhu Li chao jie lu shi jian ti heng</i>” 4 juan, “<i>Xin ke yu geng zhi xian sheng jian ding Li chao jie lu</i>” 7 juan, “<i>Li chao jie lu</i>” 12 juan, “<i>Li dai jie lu</i>” 8 juan, a total of nine vers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alyzed the content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ach edition, and aimed to provide readers with a reference for the choice of editions.</p>						
저 자	묘개열 / 苗凯悦 / Miao Kai-Yue					
논문작성일	투 고 일	2022.02.15.	심 사 일	2022.02.23.	게재확정일	2022.03.11.